

小河丁丁少年西峒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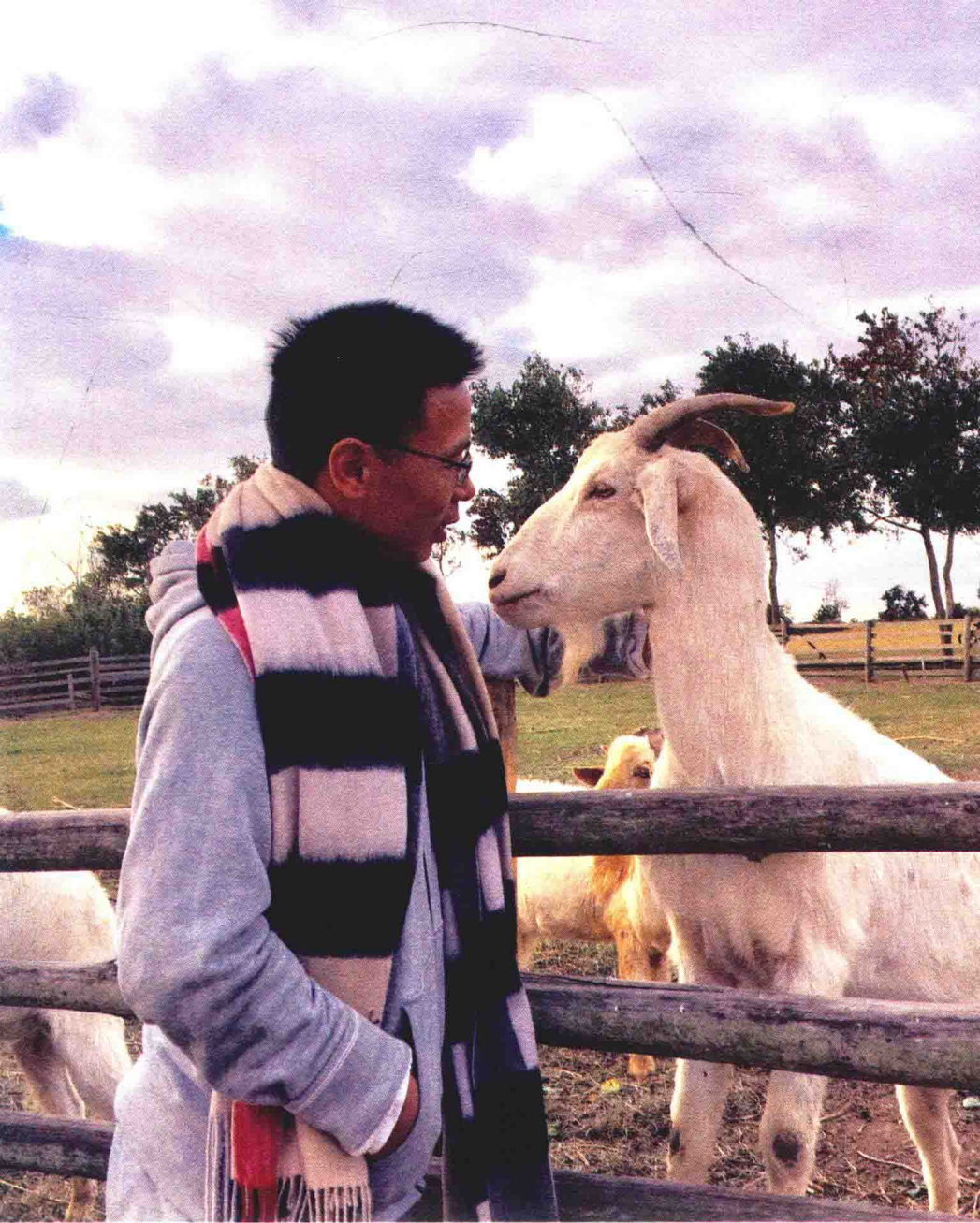
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

牧笛哥哥

小河丁丁 著



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小河丁丁 著

牧笛哥哥

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牧笛哥哥 / 小河丁丁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少年
儿童出版社, 2018.1

(小河丁丁少年西峒系列)

ISBN 978-7-5584-0531-0

I. ①牧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儿童小说 - 长篇小说 -
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42001号

书 名 小河丁丁少年西峒系列——牧笛哥哥
著 者 小河丁丁
责任编辑 田俊王可
装帧设计 王可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 8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84-0531-0
定 价 22.00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目 录

第 1 章	汉子里冒出石破天	001
第 2 章	封面画着红骏马	017
第 3 章	黑风寨少主娶亲	035
第 4 章	哑妹姐姐	057
第 5 章	丁丁捉来丁丁虫	073
第 6 章	一线之隔	095
第 7 章	唱三年零六个月山歌	111
第 8 章	一书架药材	133
第 9 章	遇见洪七公	151
第 10 章	高手指点	171
第 11 章	夏夜龙肉宴	197
第 12 章	也许明天	217
西峒日出(代后记)		

第 1 章

CHAPTER 1

汉子里冒出石破天

侧手翻我是老手。双手撑地双脚朝上的时候，腰杆挺得直直的，膝盖绷得直直的，身子形成一个“义”字，轮子一样“呼”地转过去。才不像有的人，手脚倒置的时候，肘子没有伸直，弓腰，屈膝，好比癞蛤蟆掀了一下屁股，难看极了。当然，一开始我也是那样笨拙丑陋，渐渐才将腰膝伸直，最后豁出去摔了几次，终于学会了。

前手翻我也会，难度比侧手翻大一些。前手翻，要向前跑两步，上身快速一俯，双手撑地，双脚向上一摆，身子在空中转过一周，仍然朝前站立，膝盖微微弯曲，那就大功告成。我翻过去不是每次都能站立，有时蹲着，有时半蹲。不过不要紧，我们小孩子，又不是演戏的，也不是耍杂技的，只要能翻过去

就有一点自豪的本钱。

侧手翻，人人都会，不会不算是男孩子，有的女孩子也会。

前手翻，会的人少了一半，这么说我盖得过半条街呢！

难的是空翻。侧空翻、前空翻和后空翻，那么长的一条镇街，只有孙耀乡样样会，其他人，包括我，样样都不会。空翻，不许用手支撑，脑袋触到地上出个大包也就罢了，扭断脖子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因此人人都想学空翻，都不敢学，只能干瞧着孙耀乡独自卖弄，那卖弄的地点多半是江心沙洲。

我们这里是个小小镇集，古老的石板街藏在阳明山中一片小小山谷里。山谷在县境西部，自古被称为西峒。小镇西郊弯着一条大江，大人小孩都爱去洗澡。名义上是洗澡，可不只是洗洗澡而已。大人说洗澡包括了泡凉的意思，孩子们说洗澡，除了玩水、打水仗、摸田螺、捉螃蟹，少不了还要翻筋斗。江心沙洲泥沙软软的，草皮也软软的，比什么垫子都要好，当真是翻筋斗的好地方。

吃晌午的时候，天井阴阴的，没有日光。我端着饭碗来到大门口，长长的街上也没有日光，空中浮满浓云，不见半点空隙。我从来不怕晒，晒脱皮也不怕，见到这样的天气仍然特别高兴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不必上学，我要到沙洲学习前空翻。学会了前空翻，那么侧空翻和后空翻也不怕学不成，到那时我就

像孙耀乡一样，盖得过整条街！

我快速吃完饭，回家扔下碗筷就往后门跑。

身后追来妈妈的声音，像母鸡扑着翅膀咯咯咯追小鸡：

“又去洗澡，没得哪天不去的……”

接着飘来爸爸的声音，缓慢浑厚，像老牛一样：“男孩子，哪个不爱洗澡。”

我知道妈妈的意思，她担心我洗澡出事。大江虽然不深，去年秋天淹死一个大人呢！是我们镇街上的，听说是喝醉了酒才淹死的，尸体冲到下游好远好远，肿胀起来像一头吹足了气的大肥猪，我可不敢去看，怕做噩梦。但我认为这件事不能怪大江，大江虽然占个“大”字，浪既不大，水又不深，大部分河段人和牛可以涉过去，连狗都可以泅过去，实在没有什么危险。

从我们家后门出去，过一片菜地和零星几座房屋，再过马路，宽广的田野像巨大的绿毯一样铺展到西边山脚，这里那里点缀着黑瓦红墙的村舍和金黄的油菜花，暖风长长吹送，绿毯轻轻起伏，村舍花田好似在海浪上摇晃，若说美得如同梦境，梦境朦朦胧胧，哪有这么清晰明艳的风光？大山手拉手肩并肩，用伟岸雄健的身躯将田野重重包围，如同一群穿着绿军装的士兵。我不知道山的眼睛长在哪里，却觉得它们全都注视

着山间的小小世界，目光坚定而又温柔，好比父亲望着自己的孩子。大江从北边山脚蜿蜒南行，时而给山林映绿了，时而倒映着村舍，时而又倒映着满天的云，浅滩上涌起银亮的水花，坝子上挂下平滑的瀑布，一路喧哗叫嚷：“我很美！我很美！”岸边处处野花怒放，小孩子最爱用来做花环，姑娘们会掐一朵戴在头上，小伙子要采一束送给心上人，就是老人家有时也拿在手里嗅嗅，忆起一段遥远的时光。最得意是那些蜜蜂，它们在花间盘旋飞舞，嗡嗡地说：“谁能像我们一样，一辈子跟花相伴！”

整个田野，乃至四周山岭，全都阴阴的。原来天上聚积着那么多的云，那么浓，那么厚，有的白，有的灰，身躯比地上的山岭还要庞大，全部悬浮在同样的高度，形成一顶巨大无朋的伞盖，将整个天空都遮蔽了。云在赶闹子呢！那是多么盛大的闹子！它们又像跟太阳赌气，故意要把阳光挡住，能挡多久算多久。

哟，沙洲上好多男孩子，总有二三十个，背朝着我，有的光屁股，有的穿着裤衩，有的浑身湿漉漉，挤挤挨挨形成一排参差不齐的墙，黑的墙头黄的墙身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

我跑到东岸，也不用脱凉鞋，把短裤卷高一点蹚水过河，只听见人群那边传来孙耀乡的声音：“数好了，看俺老孙能翻

几个！”接着孩子们就齐声数：“一！二！三……”

我上了沙洲，跑到人群边上，只见孙耀乡正在做后空翻。他的动作漂亮利索，双手向上一甩，双膝随即向上一收，身子就悬在空中翻转一周，落地那一刹那，双手向上又一甩，双腿向上又一收，就又来了一个。

孙耀乡一连翻了八个才停下，抬着下巴斜睨众人，说：“叫我师傅，哪个叫我师傅，我就让他加入孙家班，教他翻筋斗。”

大伙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想跟孙耀乡学，但都不肯当众叫他师傅。他冷笑一声，指着我说：“丁丁，叫声师傅，俺老孙就教你。”

孙耀乡虽然高我一头，大我两岁，跟我却是同年级，叫声师傅从此就矮人家一辈，那怎么行！空翻本来就可以自己学，只要胆子大，不怕学不会。我不答话，独自走到沙洲另一边。我先想学后空翻，试了好几次，只敢把身子跳到空中，不敢向后翻。我觉得还是前空翻好学一点，鼓起勇气往前冲几步，俯身时要是胆不用手支撑，只用双足蹬地，我相信自己十之八九会翻过去——

万一翻不过去，头触在地上，脖子会折断的！闪念间，勇气逃到了爪哇国。我慌忙用手撑地，身子却被前冲的势头推动着，狼狈地爬行起来，嘴巴差点吃到沙子。这样子我们小孩

子有个说法,叫饿狗抢屎。

果然,那边传来哄笑声。所有人都瞧着我,孙耀乡指着我高声说:“癫癫!过来叫声师傅,包你学会!”

在我们西峒的土话中,“癫”和“丁”发音极为相近,因此总有人叫我“癫癫”,而我每每拿人家无可奈何。话说出去又不是写在纸上,无影无踪,无凭无据,我要是质问人家:“为什么那样叫我?”人家就会反问:“我怎么叫你了?”我能怎么办?我总不能自己重复那么难听的字眼。有时我愤怒至极,就嚷出来:“你叫我癫癫!”人家就说:“我明明叫你丁丁!你自己听错了!”你瞧,就算告到老师那里,告到大人那里,我也告不赢。跟人家打架我也打不赢,拿我取乐的人总是比我大的,要不就是人多势众。

唉,镇街上姓丁的人好少哦,就我们这一家,姓丁的男孩就我一个,要是姓丁的人像姓孙的那样占了小半条街,谁敢随意取笑呢?

我大叫一声“弼马温”,涉水上了西岸,快步往上游走。

弼马温是孙耀乡的绰号,他有好几个绰号,人家讨厌他就叫他弼马温,讨好他就叫他齐天大圣,他自己爱称俺老孙。这家伙是铁匠的儿子,面庞黑黑的,隐隐透红,好像淬火还没有淬够的热铁,一双眼珠野性十足,跟豹子一样。他从小拉风

箱、搬铁器，身子特别结实，走起路来噔噔噔，两条胳膊摆得特别有力，仿佛整个人都是铁打的。镇上的孩子们多少都有些怵孙耀乡，包括我。但我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怵他就讨好他，我才不会讨好任何人！我也要学会空翻，翻得比孙耀乡更漂亮，免得他在我跟前炫耀。

不过我得找个不会被人看见的地方去学，一来不给人家笑话，二来学会了好一鸣惊人。

我之所以往上游走，因为上游有一片柳林。云彩出现一个缺口，好像天开了眼，一柱阳光从缺口笔直漏下来，刚刚落在林梢，只照得柳树金灿灿，仿佛长着金叶子。

柳林离沙洲有两里路远，我从来没有去过。进入柳林，太阳仍然照在这儿呢，一草一木异常清晰，远处的树和近处的树看得同样分明，地上晃动着斑驳陆离的小太阳，世界如此灿烂，如此鲜明，似乎有几分不真实。好多知了在赛歌，满耳都是吱吱声。奇怪呀，这么吵的地方，因为没有一个人，我只觉得静悄悄的，好喜欢这里。

大江默默涌动，水面像透明的丝绸轻盈地起伏。水底铺满了长长的丝草，绿森森的，被流水的梳子理得顺顺的、滑滑的，一丝不苟，却又随水轻摇，好不自在。

我沿着江岸轻轻走着，脚下的草皮像云一样柔软。那种

紫色花球是由许多米粒般的小花攒成的，好不精致，插到皇后娘娘的凤冠上，比得过那些金珠银珠呢！

林中藏着一个汉子，水边长满了芦苇，密密的，恰似绿色的睫毛，那波光荡漾的一汪好比美丽的眼眸。这清冷可人的大地之眼，倒映着天上金光灿烂的云彩之眼，也倒映着绿绿的芦苇，将缤纷的光彩反射到芦苇上，也反射到我身上，充满神秘的魅力。

我站在水边，再也迈不开步子。

这个汉子很深，水面弥漫着无形的凉气，直透入我的皮肤深层，水下望不到底，目光被迷迷蒙蒙的暗绿色的水草吞食了，当中有气泡咕溜溜浮上来，钻石一样明亮。

为什么不在这里练习空翻？从水边往水中跳，落到水里绝对不会受伤。等我学会了，落水时身子能够站立了，我再到沙洲那边练习，掌握了技巧我就有胆量——不是说艺高人胆大么？

助跑是有风的，我们西峒人管助跑叫起风。我脱掉衣裤，想象一下前空翻的动作，后退几步，起风冲到水边，双足用力一蹬，身子就飞到汉子上方。在空中我就知道不对，我双臂展开，肚皮朝下，像笨鹅一样飞了起来，身子没有转过去。起跳的土坡离水面有一米高，我跳起来离土坡又有一米高，我从两

米高的地方落下去，只听“哗”的一声，肚皮像沙袋一样结结实实砸在水面！看似柔若无物的轻波变成一只巨掌，在肚皮上重重拍了一记。我张口要叫，脑袋没入水中。我呛了一下，扑腾着，脚下踩不到底，只被水草缠绕。那些水草多像细长的手指！我双手乱划，却离土坡更远。我又呛了两口水，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字眼——

死！

什么东西托住屁股，把我顶到岸边。我的脚踩到了淤泥，手抓住了芦苇，大口喘着气，惊散的魂魄还未收拢，就见水中冒出一个人，阳光落在他头上肩上，仿佛他的身体会发光。

他抹一把脸，口中射出一支水箭，冲我说：“记住了，我是少侠石破天，家住玄素庄。”

少侠？

石破天？

玄素庄？

这话稀奇古怪，把我给闹糊涂了。

眼前之人十五六岁，瘦瘦的，面皮白皙如雪，头发漆黑如炭，额上发际线中央形成好看的桃尖，丹凤眼少见的修长，薄薄的嘴唇吐出细软的声音，要不是理着小平头，穿着男式衬衫长裤，我会当他是女孩子。见我一脸困惑，他大为失望，说：

“玄素庄你不晓得？江湖上鼎鼎大名的。家父名叫石清，黑衣黑马，使一柄黑剑。家母名叫闵柔，白衣白马，使一柄白剑。黑剑白剑是天下一等一的神兵利器，黑马白马是天下一等一的宝马坐骑，家父家母更不用说了，天下一等一的英雄豪杰！”

我回过神来，半信半疑地问：“如今还有侠客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我不就是？过不了几年，等我到侠客岛练成二十四个石窟中的神奇功夫，那才叫厉害！晓得我为什么叫石破天吗？我把石窟中的功夫参破了，那真正是石破天惊，龙岛主木岛主合力都斗不过我，要晓得他们的功夫高深莫测，随便派两个徒弟到中原，举手投足就能灭掉人家好大一个帮派。”

柳林簌簌作响，千万条绿色的丝绦用力摇摆，是刮大风了。云随风移，上方不再有日光射下来，汉子变得荫翳幽暗。石破天眼中灼灼放光，体内仿佛蕴藏着不同寻常的能量。

我关心地说：“快上岸吧，你衣服都湿了。”

石破天毫不在意，“这算什么，我用内功把衣服烤干便是。”

上了岸，我穿上衣裤鞋子，石破天盘腿坐在草地上，双手掌心朝天放在膝上，眼皮耷拉着，却不见他的衣服冒白汽。

我忍不住好奇地问：“你运了内功没有？”

石破天猛一睁眼，一边缩着身子剧烈地哆嗦，一边用颤抖的声音连声说：“好冷！好冷！”接着又像狗一样张大嘴，吐着舌头说：“好热！好热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更好奇了。

“这是炎炎功，摩天居士教我的，他要害死我才教我的。这种功夫要阴脉阳脉配和着练，摩天居士为了害死我，先是只教我练阴脉，后来又只教我练阳脉，却唯独不教我阴阳调和的法门。我练阴脉的时候，身子冷得发抖，就像掉进了冰窟窿；练阳脉的时候，身子热得滚烫，像是化成了熊熊烈火。摩天居士骗我说那是练功的正常现象。后来我下了山，要不是叮叮当当给我喝了玄冰碧火酒，我早就被自身相反的内力折腾死了。”

“摩天居士是谁？叮叮当当又是谁？”

“摩天居士是谢烟客，住在摩天崖。叮叮当当是个女孩子，姓丁名当。叮叮当当可爱我了，可是她搞错了，她爱的是石破天，但我不是石破天。”

“你刚刚还说你是石破天……”

“人家都当我是石破天，我也只好那样说，其实我是狗杂种。”

居然有人叫自己“狗杂种”！